

你是我眼,我是你腿,残疾的我们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

## 健全的心境永远是晴天

——记“最美家庭”竺盛祥、谢晓曼、竺子健一家

■记者谢邹翔

作为全国“最美家庭”、浙江惟一的代表,谢晓曼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,经过签名板时,工作人员问:“你能写字吗?”她说,“我会写自己的名字”。写完后,想把老公竺盛祥的名字也写上,但已经没有空处了。当时有很多记者在拍照,都夸她厉害,看不见还能写字。其实,谢晓曼会写的名字不多,大多是老公教她的。

命运多舛的两个人走在一起

1967年的一个冬日,谢晓曼出生在湖州一个普通家庭,没想到遗传了父亲的白内障。

因为眼疾,幼儿园拒收,到了上学的年龄,还是一样地被拒之门外。晓曼说隔壁有一个叔叔是小学的校长,她天天去磨,就这样感动了校长,破例收下了。

别人上课是眼耳手并用,但她只能用耳听,考试交白卷;读了三年半,还是一个字都不会写。无奈,晓曼离开了学校,在家时,路口的高音广播吸引了她,并很快就能把广播里的各种越剧唱腔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她参加了湖州市越剧清唱比赛,还获得过等奖。后来,拜师学习苏州评弹,五年的时间就唱遍了江浙沪大小书场。

竺盛祥出生在镇海农家,1岁多时,竺盛祥发高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小儿麻痹症,从此双腿永远站不直了。8岁起,哥哥背着他去上学。

竺盛祥回忆,在哥哥小学毕业时,父亲买来了双拐,对我说:“以后这就是你的双腿了!”

竺盛祥说,他的中考成绩挺不错的,为了不想给家里造成压力,就报考了中专,还考了全校第一。然而,命运再次跟他开了玩笑,因为体检不过被拒之门外。随后,他买来电器维修书自学,给别人修收音机、电视机,赚点小钱维持生计。利用空余时间自学音乐和文学。当时他跟一位健康善良的姑娘相爱了,但很快被女孩的父母发现了,于是,爱情之火被生生掐灭了。竺盛祥用泣血的心写了一首歌《爱的呼唤》。这首自己填词作曲的作品在1987年9月,宁波市举行的文艺汇演上获得了演出、创作两个一等奖。

后来,竺盛祥被安排到当地的福利企业上班,在一家标准件厂的仓库当保管员。

1989年2月,竺盛祥放弃了“铁饭碗”,带着自己的艺术梦想,走进了由雪豹集团组建的残疾人“自强艺术团”,很快,他就成了艺术团负责人之一。

两个月后,谢晓曼也来了。

竺盛祥说,每次排练,我就会把话筒递给晓曼,把自己作词作曲的歌给她演唱,生活上也处处关心她。那时,竺盛祥就成了晓曼的“眼睛”。大家总开他们玩笑,说他们是天生一对。

一次演出后,温州残联理事长王洪铨带着晓曼来到温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,接受检查之后的结果是可以开刀。晓曼征求竺盛祥的意见时我表示同意,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一定不能放弃。晓曼术后视力虽一度达到0.03,但因视神经萎缩,眼睛又恢复了原状。

晓曼说,在我做手术之前,很多人都说,等我的眼睛好了,就不会嫁给我了。可他听了只是憨厚地



笑笑,倒是我忍不住了问他:“若我眼睛好了,你会怎么样呢?”我知道他懂我的意思,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如果到时候你仍觉得选择我值得的,那请你选择我,如果不选我,我也不再埋怨你的。”

这次手术后,我们两个人的心贴得更近了。

结婚后,竺盛祥写了很多歌,大多是关于爱的主题,我们经常同台演唱,去过很多地方表演,很受欢迎。

## 爱的结晶,又痛又爱

1997年,我们的爱情结晶降生了,竺盛祥给儿子起名叫子健,意思是希望儿子能健康成长,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,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——子健的眼睛遗传了晓曼的眼疾。

晓曼说,我看不见儿子,只能用下巴、脸、手去触摸他,也让他感受我的温度。得知我们的不幸后,当时的省残联理事长林清和联系了专家动手术。遗憾的是,由于孩子视神经在胚胎时就发育不全,所以虽然白内障拿掉了,但还是需要戴1800度的眼镜来矫正视力。

竺盛祥说,子健读小学时,班里有一个女孩患有癫痫,同学们不敢跟她玩耍。我得知后告诉他:“如果大家都远离这个同学,她该有多孤独,你应该多帮助她。”后来,小女孩就经常跟着儿子到家中来吃饭,两个人一起做作业。我很欣慰,觉得儿子很善良。

学校要开家长会,老师让我和他妈妈两个人都去。这意味着,我们这对残疾人夫妇要“亮相”了。当时我问儿子:“别人的爸爸开轿车,爸爸开残疾车,走起路来还一拐一拐的,被其他家长看到,你会不会有想法?”

儿子说:“没有啊,有你们这样的父母,我很自豪!”

即使病痛缠绕着他,但子健品学兼优,阳光乐观。竺盛祥说,儿子今年18岁,从小就一直是学校文艺活动积极分子,征文、奥数屡屡得奖,还曾是《南湖晚报》的小记者。2005年,竺子健参加海宁市中小学生征文大赛,他写的《学习霍金,战胜困难》得了一等奖;2012年,儿子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海宁市高级中学,并担任班团支书,还被评为“最美海高人”、嘉兴市三好学生、省“美德学子”、省励志成才优秀学生。

今年,子健参加高考,以691的分数顺利地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录取。还有两个月才开学,子健还报名参加“就医帮帮团”志愿者活动,每周两天到海宁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为就医的自助挂号机服务,引导病人到各科门诊就医。他还在海宁市残疾人艺术团做表演嘉宾,参加巡回演出。

更可喜的是,子健已经改戴1500度的眼镜,视力是0.03。

## 在黑暗中摸索的小女子,心底如此敞亮

婚后,晓曼在“自强院”开了一间盲人按摩室。一有空,竺盛祥就会将各类医学按摩书的内容读给她听,靠这样的学习她掌握了理论知识。

晓曼说,来按摩的人各式各样,虽然他们身体健全,总有一些对人生、对家庭、对社会的不满、埋怨、哭诉。按摩时,我就跟他们说,你想说什么就随意说,反正我也看不见你啊,你说了我也不好问你姓什么、叫什么。跟不同的人聊天其实很累的,但他们按摩了,说完自己的烦心事后,身心都能很放松,我也觉得很有意义。

晓曼说,她乐于向上的精神感染并激励了许许多多的残疾人,大家推选她担任了嘉兴市盲人协会副主席、海宁市盲人协会主席。

2008年,竺盛祥被查出肝硬化晚期。他经历了多次生死关:脑溢血、重度肝硬化晚期、脾肿大切除、上消化道大出血……光病危通知单就接到了3次。还引发了癫痫等新病症,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本安静的生活。

谢晓曼面对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丈夫,她独自摸索着去医院陪护丈夫,照料年幼的儿子,打理按摩店,每天都要忙到半夜后才能睡上一会儿。她婉拒了赴法国、新加坡等地的演出机会,谢绝了央视等多家电视台选秀节目的邀请,忍痛放弃这么多提升艺术和成名的机遇。在她心里,陪伴丈夫闯过这一道道生死关口最重要。

但这个执着的女人,在5·12汶川大地震后,接到省政府赈灾募捐义演的号召时,她毫不犹豫地随残疾人艺术团奔赴外地义演了10多场。

## 健全的心智浪漫无比

“我是她的眼,她是我的腿。我

们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,如果我离开了,她的世界将从此黑暗。”竺盛祥也一样担心晓曼今后的生活。

自己给这个家、给妻子和孩子带来的影响,竺盛祥非常地愧疚。为了能多省下一些钱,好几次他偷偷地给自己减少药片的服用量,他说,能少吃一片药就少吃一片,她给人做按摩也挣不了几个钱。

竺盛祥的病情越发严重,体内的出血症状仍得不到控制。专家建议手术疏导,但手术风险巨大,很有可能上了手术台就没办法回来。即使手术成功,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延长竺盛祥3~5年的生命。

竺盛祥没有因此被吓倒,相反自信地安慰医生,要放手一搏。手术后,他以顽强的毅力,又一次战胜了病魔。

2014年3月8日,是竺盛祥和谢晓曼的第22个结婚周年纪念日。每到这时,竺盛祥总会搞点小仪式,这一次只能在病房里了。竺盛祥写了一首《再唱爱的呼唤》唱给晓曼听,唱起这首歌的时候,竺盛祥和谢晓曼携手相视而笑,病房里的其他人却都是潸然泪下。

晓曼说,27年前,他用一曲《爱的呼唤》与我结下了千里姻缘,27年后的今天,病榻上的丈夫,再用一曲《再唱爱的呼唤》告诉我和儿子,对我们,对家庭的不舍,倾诉着我们俩永不放弃、坚强乐观的心态。

竺盛祥的病情间歇性地反复,今年又是两次入院,采访的时候,竺盛祥还在病房里休息。他说,我想和老天再赌一把,多活一天我就多赚了一天,希望老天眷顾,让我实现两个愿望:一是看着儿子上大学;二是和晓曼一起庆祝我们的“银婚”。晓曼的愿望很简单,就想一家人在屋子里吃着火锅说话,这就很幸福了。

6月初,竺盛祥又完成了一首新歌《歌舞飞扬》,“我们笑对不幸拼搏赛场,感谢命运教会坚强。传递潮乡大爱快乐时光,对未来充满梦想。”

竺盛祥一家就好像这首歌词一样,坚强、自信、乐观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走得更远。

行进浙江·精彩故事  
寻访最美家庭  
转作风 走基层

## 日本安保法案实为“战争立法”

其背后是安倍政权重塑军事大国的野心

据新华社 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16日强行表决,通过了安倍政府提交的安保相关法案。

安倍政府2014年7月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,突破了日本战后长期奉行的“专守防卫”路

线,为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解除了宪法束缚。为确保集体自卫权的合

法行使,安倍政权开始致力于相关安保法制的修改。

安保法案共包括1个新立法和10个修正法。新立法是《国际和平支援法案》,其实质是“海外派兵永久法”。根据这一法案,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。在此之前,日本派兵需事先在国会通过有一定时效的“特别

法”。10个修正法则统一打包并冠名《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》。

从内容看,安保法案实为“战争立法”,其背后是安倍政权重塑军事大国的野心。法案一旦获得通过,意味着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、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得到法律的保障,也宣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“专守防卫”国

策遭彻底颠覆。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的最大转折。

安保法案的要害是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活动。法案突破了现行《周边事态法》中对自卫队后方支援行动的地理限制,除将向美军等外军提供军事支援的范围扩大至全球外,还能参与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海外军事活动。

## 意识流

“众筹学费上哈佛”  
不妨多些信任

■阮向民

“99块和我一起念哈佛!”

日前,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吴俊东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名额,他在网上发起众筹,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学习,来换取陌生人的资金支持。他承诺每周在微信群里在线至少2小时,解答各种有关他在哈佛学习和见闻的问题。众筹只是基于这一项目之下的资金用途。可以想见的是,一名留学生在哈佛的见闻、体会,对于不少人来说,是有价值的,有意的,是值得每学期花99块钱来换取的。

如此说来,“众筹学费上哈佛”虽然从文字表述上也许不够严谨,但的确是符合众筹的各种要件的。网友送出的所谓“乞讨”的嘲弄,不光是有些断然,而且还有些无知。

相比于“乞讨”的嘲弄,更为理性的网友质疑吴俊东的承诺如何兑现,或者说有谁来监督他的行为。对此,吴俊东表示,“众筹是一个商品,我会提供等价的服务。”(7月17日《华商报》)

网络是具有无限开火权的。所以,当吴俊东“众筹学费上哈佛”的消息一经披露,网友在第一时间送上了“乞讨”的嘲弄。

其实,在发表观点前,有些功课是必须做的。就“众筹学费上哈佛”而言,首先需要明确认众筹的概念,然后再来审视“众筹学费”是否靠谱。

那么,什么是众筹呢?它是指用团购+预购的形式,向网友募集资金的模式。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,众筹不再是以项目的商业价值作为唯一标准。只要是网友喜欢的项目,都可以通过众筹的方式投资或者消费。也就是说,众筹是在项目高透明下网友自主的投资和消费选择。

下一个问题是“众筹学费”是否靠谱。其实,之所以有这么多网友将吴俊东的这一行为判定为“乞讨”,就是因为“众筹学费”这一表述引起了歧义。学费只是留学者个人需要承担的费用,它不是一个供网友投资或者消费的项目。吴俊东真正想表达的是,通过众筹回馈

通过这一插曲,不难看出吴俊东的责任和担当。而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,理应换来人们的信任。我想,400多名参与众筹者也应该出于此心。

虽然说“众筹学费”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分享项目只是一种探索,其结果尚需时间来最终作出检验,但探索不正是创业创新的精神所在吗?对于一个探索者,我们除了支持,实在不应该有别的姿态。

因被辞退怀恨在心图谋报复竟将男婴用乱石砸死如此丧尽天良,该杀!

本报通讯员贾忠轩  
记者冯伟祥报道 他疯狂地用乱石砸死一个仅10个月大的婴儿,如此暴行人神共愤。无辜婴儿是他曾经工作过的火锅店老板妻子的儿子,他作案的动机是因为老板辞退了他。前天,嘉兴市中级法院对这起杀婴案作出一审判决:被告人王文连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。王文连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,下车后步行进入案发地绿化带内,之后独自出现在新禾家苑菜馆。对此,他当庭翻供,辩称自己没有杀人,也没有杀人动机,他不清楚案发当天发生的事情。

嘉兴市康慈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,王文连作案时无精神病,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。

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,他装疯卖傻不但无济于事,反而因此被认定“认罪态度差”而罪加一等。

法院认为,被告人王文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,致人死亡,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。王文连犯罪情节特别恶劣,后果特别严重,且有犯罪前科,认罪态度差,依法应予严惩。

据此,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文连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同时,法院判令王文连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交通费、误工费等经济损失83万余元。

案发一年多,男婴的母亲消瘦了一大圈,听到宣判结果时,已然泣不成声。她的丈夫在一旁扶着,轻拍安慰,黯然无语。

监控视频当庭播放显示:王文连从火锅店抱走男婴,坐